

DUKU

读库

0701

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读库. 0701 / 张立宪主编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7.1

ISBN 978-7-80225-244-8

I. 读… II. 张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18019 号

读库 0701

责任编辑: 刘 刚

装帧设计: 艾 莉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65270477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经销电话: 010-65512133

邮购电话: 010-65276452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

印 刷: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

开 本: 645 × 925 1/16

印 张: 20

版 次: 2007 年 2 月第一版 2007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80225-244-8

定 价: 30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。

DUKU0701 · 目录 ·

01-15	太空看长城采访记	周黎明
16-44	七十年代的斜阳	刘 晖
45-79	在人生的另一端	杨 浪
80-85	阿巴斯的眼睛	李宏宇
86-91	阿巴斯摄影选	
92-94	阿巴斯自述	
95-109	看，她们在跳舞	甘 露
110-133	古代风俗图	王弘力
134-147	好声	严 锋

DUKU0701 · 目录 ·

148-157	诗人是濒临灭绝的种族	大 仙
158-169	南丫岛	陈 升
170-189	大国博弈中的日本投降	李 辉
190-201	1951 年：游荡的年代	张永义
202-211	我，阿西莫夫	柳 桦
212-223	愚人宋王偃	邱小刚
224-317	亥年记忆	影像志

■ 太空看长城采访记

■周黎明

长城的伟大，跟能否从太空看到它完全无关。

从太空能否用肉眼看到长城？

这个问题在杨利伟2003年10月的太空之旅后似乎已经有了定论。我以《中国日报》记者身份采访焦立中之前，也带着这一“先入之见”。

缘起

围绕着这个话题，大致流传着一个版本的传说（但有变异）和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。我国的说法是：长城是能从太空用肉眼看到的两个人造建筑之一（另一个是荷兰大坝），而西方的说法则更单纯，认为长城是唯一能从太空用肉眼看到的建筑。

根据“国际长城之友”的创办人威廉·林赛（William Lindesay）先生的研究，这个传说起源于西方，最早的源头是英国历史学家兼旅行家

威廉·斯图克利 (William Stuckely)。他于1720年代漫游欧洲，后来在记述罗马哈德良长城 (Hadrian's Wall) 时写道：“这长城如此宏大，只有中国的长城超越了它，而中国的长城如此之巨，可能可以从月球上看到。”

这里需要说明，该书作者并未亲眼见过长城，只是揣测，但他这种形容足以说明，当时他所听到的对长城的描述，一定让他觉得这是世界之最。

据林赛介绍，最初欧洲人是根据口传来想像长城的，十六世纪八十年代，一份带插图的手稿被递送到著名地图学家亚伯拉罕·奥尔特留斯 (Abraham Ortelius, 1527-1598) 的工作室，手稿中有一幅葡萄牙地理学家路易兹·约奇·戴·巴杜达 (Luis Jorge de Barbuda) 手绘的图画，1584年被印制成拉丁文版的《中国地图》，图中沿着中国北方山脉画有明显的长城及其他天险之间的边防工事。

1793年，英国军官威廉·帕里什上尉 (William Parish) 随英国使团到承德觐见乾隆皇帝，途经古北口长城，后来根据印象画了一幅水彩画，该画又加工成版画，名为《中国万里长城一景》，出版并保留了下来，画中的长城非常宏伟壮观。

八十年后的1870年代，在美国一家杂志上，斯图克利的观点被复述。1907年至1908年间，英国人威廉·盖尔 (William Geil) 花费两年时间徒步长城，拍摄了大量的珍贵照片，并撰写了史上第一部调查、记录、研究长城的专著。陪同他沿长城旅行三个月的是路德·牛顿·海斯 (Luther Newton Hayes, 1883-约1979)，其父是苏州的传教士，他于1929年写了一本小册子，名叫《中国的长城》(The Great Wall of China)，其中有这样的句子：“长城如此巨大，大约能从火星上看到。”

这些真实的记录和道听途说、艺术夸张糅合在一起，逐渐演变为西方人所谓的市井神话 (urban myth)：长城是能从太空用肉眼看到的唯一人造建筑。

1972年12月，参加阿波罗十七号登月行动的总指挥尤金·塞尔南 (Eugene Cernan) 表示他在太空旅行中看到了长城，他在访问中国及其他场合多次言之凿凿。这一方面提供了一个强大的亲历者佐证，另一方面



从2004年10月9日至2005年4月24日（注：因降落在哈萨克斯坦，当地时间应为25日，故与正文无冲突），美国华裔宇航员焦立中担任美俄合作的国际太空站10号考察队（Expedition 10 on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）的队长，在太空执行任务长达六个多月。期间，作为业余爱好，他专门将太空肉眼看长城和拍摄长城作为一项个人任务。这是他2005年2月1日自拍的照片。

也助长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。

杨利伟从太空回来后，说他没有看到长城。稍后，中国科技馆馆长王渝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只有长宽都达到五百米的物体才有可能从太空被看到。于是，大家都觉得自己先前被豪情蒙蔽了双眼，我自己也曾写过文章，分析（其实是综述）太空不可能看到长城的各种理由。

至此，这场争执似乎可以正式落幕。科学赢了，感情输了。

2005年春节，我回美国休斯顿探亲，打算趁机采访几位当地杰出华人，想到了在美国宇航局（NASA）当宇航员的焦立中（英文原名 Leroy Chiao）。我把电话打到他家里，他的太太说他正在太空站执行任务，要好几个月后才回来。都怪我孤陋寡闻，其实他刚上蓝天时，全球媒体都有报道。我想，只能等他回来再考虑采访的事情了。没想到，他太太接着说：如果你愿意，可以跟他通过电子邮件来采访，他每天都用这种方式跟家人保持联络。我真的没想到，那时飞机上网还没启动呢，别说宇航船了；再者，一个正在飞行的宇航员能跟外界随便聊天吗？难道他们没有组织性纪律性？

我没抱什么希望，给他发了一个邮件。第二天早晨，我收到了他的回

信，还寄来了好几张他拍摄的照片。

我很兴奋，开始问长问短，比如你怎么吃饭、怎么洗头，等等，很小儿科的问题。当然，通信多了，发现他为人非常随和，有问必答，便也开始问一些更深入的问题，比如他从窗外看地球时，会想些什么。他的回答很真切，也很动容：“地球真是太美了，连那些烽火连绵、苦难深重的地方，从这么远的距离看依然是美的。这使我重新思考人生的真谛，变得更豁达，更懂得珍惜生活，消除患得患失，内心更平和。”

说起来，焦立中对中国真的很有感情。他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，八十年代曾来中国旅游讲学，但他对从未去过的山东青岛尤感亲切，因为那里是他父母的家乡。“当我拍摄山东、拍摄青岛的时候，我真的有一种联结感。等我回到地球，我很想去那儿看一看。我在那儿还有亲戚哩。”他甚至把自己在太空站的呼叫号称作“山东”。

春节后我回到北京，偶遇二十三年未见的大学同学张建生，他现在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官员。聊天时，他希望我帮他物色一些美国科学家来中国参观讲学，我说我跟焦立中一直保持联系，他提议我让焦代为“寻找”长城。

我眼睛一亮。为什么之前我没有想到这一点？可能因为我太相信权威了，总觉得已经有定论的事情，没有必要再去怀疑了。这种思维，差点让我丧失了一个绝佳的采访题材。

越说越复杂

焦立中的回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。

我原本以为多半是“根本不可能看到”，当然也有微小的可能性是“看到了”。但他并没有选择我脑海中的“Yes”或“No”，而是给了我一个模棱两可、似是而非的回答：“我能看到，但我无法辨认。”

可以说，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适合验证这个古老传说的真伪了。第一，他对这个话题有浓厚的兴趣，并且在执行这次任务之前做了精心的准备，比如，他准备了长城附近的详细地图，购置了相机设备等；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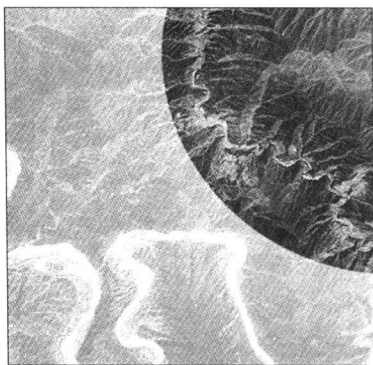
二，他这次属于“常驻”太空，长达半年之久，有大量的观测机会；第三，他是一位太空摄影的超级爱好者，飞行和摄影是他的两大爱好，而拍摄长城堪称他的“内定”目标。照片能为他的观察提供证据。常言道，口说无凭，我怎么知道你真的看到了？别急，有照片为证。

焦立中传回来的第一批照片，确切无疑地推翻了古老的传说：即长城是能从外太空用肉眼看到的唯一（或唯二）人造建筑。事实上，大量建筑在晴天都可以看到，比如高速公路、广场等，著名的有埃及的吉萨（Giza）金字塔。这也验证了我们的逻辑推理：如果不太规则的长城可以看到，反差明显、极其规则的公路岂不是更容易被目击？

2005年2月20日北京时间早上九时左右，焦立中觉得他看到了长城。他不能确信，因为他无法辨认长城跟与之平行的山间公路。但他确信其中的一条细线是长城，因为手里有八达岭地区的地图。他拍摄了一组照片，并马上将其电邮给我。

下载了这批好几兆一张的数码照片，我既如获至宝，又不知所措。焦立中辨认不出来，我有什么本事？于是我开始讨教京城的长城专家。我在网上找到了几位曾就相关问题发表高论的人士，发信过去均无回音。拿着放大的照片找到一位文物局退休的老专家，他热情地提供了很多背景资料，但对于照片却跟我一样一头雾水。

老天不负有心人，我终于瞎撞误撞，找到了最理想的解读这些照片的专家——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魏成阶研究员。魏教授不仅擅长分析卫星照片，而且曾在八达岭地区从事考察工作，用文学家的话来说，就是“对那里的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”。这话虽然夸张，但估计他是最接近这个境界的人选了。



2004年初欧洲宇航局发布的卫星拍摄的长城照片，清晰处被标为长城。但魏成阶教授指出，那不仅不是长城，甚至不是山峰，而是山谷或者河床。同一张照片的左下角可清晰看到黄河，可见，在太空可以“轻易”看到又离长城不远的，很可能是黄河。



此次调查中至关重要的中科院魏成阶教授。
周黎明 摄

我把照片全部发给了魏教授，几天后，我登门拜访。那真是一次大开眼界的机会。魏教授解释说，对于这样的照片，一个最常见的辨认错误，就是把山峰和山谷看反了。的确，我和之前采访的那位长城专家都以为貌似“凸起”的必定是山峰。2004年初，欧洲宇航局曾经发布了一张卫星拍摄的照片，声称其中标明的一段是长城，但魏教授一眼便看出那不是长城，

甚至不是山脊，而是山谷或河床。他说：你们外行看错情有可原，但对于宇航局来说，这是一个很初级的错误。

看错山峰就一定会看错长城，因为长城是沿着山脊蜿蜒的，绝对不会绕到山谷里。那么，魏教授如何区分公路和长城呢？很简单，长城有烽火台。当他把照片放大到每个像素清晰可见时，长城的宽度约占两个像素，而烽火台占三个。当然，无需放这么大，那蛛丝马迹的差别便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，但对于我辈只有惊讶的份了。

魏教授详细标出了焦立中照片中哪条线是公路，哪条是铁路，哪条是长城。他说，他先根据铁路路轨的宽度，推测出图中每个像素大约代表着七到八米，最多不超过十米。他向我展示，照片中哪一个点是什么建筑，他甚至辨认出某个建筑的院子里当时正在烧什么东西。当然，他也看出了其中一些比较敏感的军事设施，并解释说那些不可以向我进一步说明。

拍摄之难

魏教授认为，能从太空拍到如此完美的长城照片，实属不易，因为太空站处于运行之中，而地球也在旋转。焦立中后来的来信也证实了能拍到这组照片绝非偶然。首先，他必须非常熟悉长城周围的地形，他一边拿着

详细地图，一边对准地球上的物体，观察或拍摄某个特定位置，每次最多只有十五秒钟的机会；而且在拍摄的时候，他必须随着地球转动的方向和速度同时移动相机，否则拍出来的照片会模糊不清。

这里需要说明的是，焦立中使用的是商店便能买到的相机，并非军事器材或宇航局特殊用品。他用的是柯达DCS760数码相机，其实就是尼康F5改装的，通常用50、180、400或800毫米的镜头，2005年2月20日拍到的长城照片是用800毫米镜头拍的，速度是五百分之一秒，光圈开到最大f2.8。我后来广泛公布的那张照片，原尺寸是3032×2008，压缩后(JPEG格式)是一点六兆，不压缩是十七点四兆。为了清晰起见，编辑剪切了约一半的幅度。

其实，事后得知，那不是焦立中第一次用目测方法拍摄到长城。他还曾于2004年11月24日拍到了位于河北和内蒙古交界处的一段长城，当时他已把照片发到美国宇航局做鉴定。直到2005年4月采访后期，他才把这组照片发给我，并说明，前几日刚刚被鉴定为“用人工方式拍到的长城照片的历史第一”。那是用180毫米镜头拍的，但因有积雪，难度似乎比八达岭那张更低。



2005年2月18日焦立中拍摄到的北京市区照片，图中北京的环线路清晰可辨。由此可见，能否看到长城仍有争辩，但看清道路等规则物体要容易得多。

用普通民用相机从太空拍到长城，跟用肉眼从太空看到长城，这是两个相关却不完全相同的概念。上述照片只能证明前者，不能证明后者，我的调查试图证明这更多是一个辨认的问题，也就是焦立中自己的观点。我们不可能都到太空去亲自体验一遍，因此我们需要找出这些照片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焦立中肉眼中的“实景”。

首先，我请教了《中国日报》擅长拍摄体育赛事的摄影师杨世忠，他向我示范了各种长度镜头能将物体放大的倍数，但解释说，那不等于将距离拉近百分之多少。同时，我采访了尼康公司驻北京分公司的牟晓刚先生。我本以为他会兴高采烈，把焦立中传给我的照片当作尼康公司从天而降的宣传良机，但他坚持认为，用焦所说的相机和镜头从太空拍到长城是根本不可能的，“你有没有用 800 毫米的镜头到电视塔去试试？看不见的还是看不见！”这似乎从反面验证了 800 毫米镜头所具备的“望远”功能依然是有限的。牟还表示，除非看到底片，他不会相信这些照片的真实性。

我借来了跟焦立中中使用的一模一样的相机和镜头，爬到一处楼顶，体验一下“放大”和“拉近”的滋味。我无法计算看到的物体是否被放大了八倍，但整体感觉跟一架普通家用望远镜相差无几，在阴天，看不见的仍然看不见，在晴天，效果稍微好些，但大概也就是在北京三环路上能看到的四环的样子。

我把这些疑问又抛给了焦立中。他的回答是：照片上的物体确实要比他肉眼看到的大（尤其是报纸发表时将图片进一步放大了），但同时照片也有不利的一面，因为是二维的，所以才会造成山脊山谷的辨认错误。

焦立中表示，太空看到长城的几率是非常低的。首先，虽说太空站每九十分钟绕地球一圈，但每次所经过的方位是不同的，他在太空的六个月里，其中三个月根本不经过长城的纬度；此外，还要必须去除夜晚和阴天。如此删减后，能看到长城的次数已经非常少了。除掉这些明显的障碍，还有一些不太明显的外在条件：一，太空站跟长城的角度必须非常适合肉眼观察；二，天空必须非常晴朗；三，光线的照射角度必须非常完美，通常是清早或傍晚，当阳光投射到墙壁，使得一边出现强烈反光、另一边投下长长的阴影，形成反差，在某种程度上能弥补宽度的“不足”。从主观上讲，观察者必须清楚地知道特定范围内公路、铁路、长城之间的地理关系。

从太空究竟能看到什么？

以上所说的都是指肉眼观察，一般认为，如果使用特殊仪器，从太空能看到地面报纸上的字，好莱坞电影中曾显示能看到汽车的车牌。关于这个问题，魏成阶和焦立中都是专家。魏向我示范，采用传感器拍摄的太空照片，能清晰显示北京街头的汽车，但不能显示行人。他说，这种能最小看到六十一厘米的传感器以前谁都可以购买，但自从美国打阿富汗和伊拉克以来，厂家暂时不向普通顾客出售。但魏不愿透露是否有功能更强的传感器能看到更小的物体。焦立中在进入美国宇航局之前在一家公司工作时，曾为宇航局设计了新一代的望远镜。记者询问他，是否有望远镜能看到地球上几毫米的东西，他表示自己对间谍望远镜并不了解。显然，这个问题已经进入官方机构认定的禁区范围，我无意让他们两位“犯错误”，故没有追问。

肉眼看到物体决定于好几个因素，而我们普通人往往只关注其中几个



2005年2月20日早晨焦立中拍摄到的八达岭照片，其效果接近他的太空观察。魏成阶教授从这张照片中看出了大量信息，包括长城甚至每个烽火台的状况。

较显眼的，而且即便是这几个，也往往加以简单化。就拿距离来说，我们只说“太空”，却很少追究太空离地球究竟有多远。从理论上讲，大气层外就是外太空，在这不足一百公里的距离，看清地球上的很多物体都不难。这是中国科技馆馆长王渝生先生后来向我解释的。焦立中的飞行高度约在三百五十至三百六十公里，跟王渝生证明看不到之说的三百到四百公里的前提相仿。

王渝生是通过物体的大小和观察的距离，来计算视夹角，并且证明长城对于三百到四百公里间的宇航员是不可能看到的。但他有一个前提，2003年时被媒体忽视了。他说：“在正常情况下。”因为还有两个因素是我们在现实中必须考虑的。

第一，光亮性。当窗户背着阳光时，我们从窗外几十米处很难看到室内，而如果窗户向阳并且天气晴朗，能见度就高得多。长城跟公路有点相似，没有日照时显得黯淡；太阳照射下就会亮得多；如果在清晨或者傍晚时分，太阳斜照下来，从某个角度看，会产生一种自我发光的效果，甚至像一条火龙，能见度非常高。这样的瞬间被摄影师捕捉下来，拍成风光照，制作成明信片。我事后咨询了北京气象局，20号上午北京北郊的确是好天气，晴空万里。但长城从太空站的角度看是否具有发光的假象，从照片上无法判断。毕竟距离太远了。

第二个因素是反差。同样一个开着的电灯泡，白天从飞机上绝对看不到，晚上却可能看到。长城的反差性是不理想的，它不像公路或铁路那样有规律，有一次阴天我去未向游客开放的野长城，爬到不足三十米处，居然没注意长城已近在眼前。长城盘绕在山间，两旁常有茂密的树林，这大大限制了从远处看长城的几率，也证明了看内蒙一段的长城要比看八达岭容易得多，因为那边长城附近较少同类型的“干扰物”。

王渝生说：在正常情况下，太空的确不可能看到长城，“但不能彻底排除这种可能性”。他举例说：在公元前370—270年中国出现的天文专著《甘石星经》中，作者之一甘德记录了他看到木星旁的行星，当时根本没有望远镜，而且之后的两千年中也没有人再看到，至少没有这种记录，直到1609年伽利略用天文望远镜测到。1980年代，一个晴朗的夜晚，一群小学生参观北京天文台，他们对木星一无所知，在老师的要求下用肉眼观

察，并说出看到了什么，其中有人表示看到周围有小红星，但其他人却没有看到。事实上，木星至少有四十七颗行星，但一般用肉眼无法看到。王淦生的例子为地球看木星的行星、或从太空看长城等增添了一种神奇的色彩。但用我们普通人的话来说，就叫作“眼睛尖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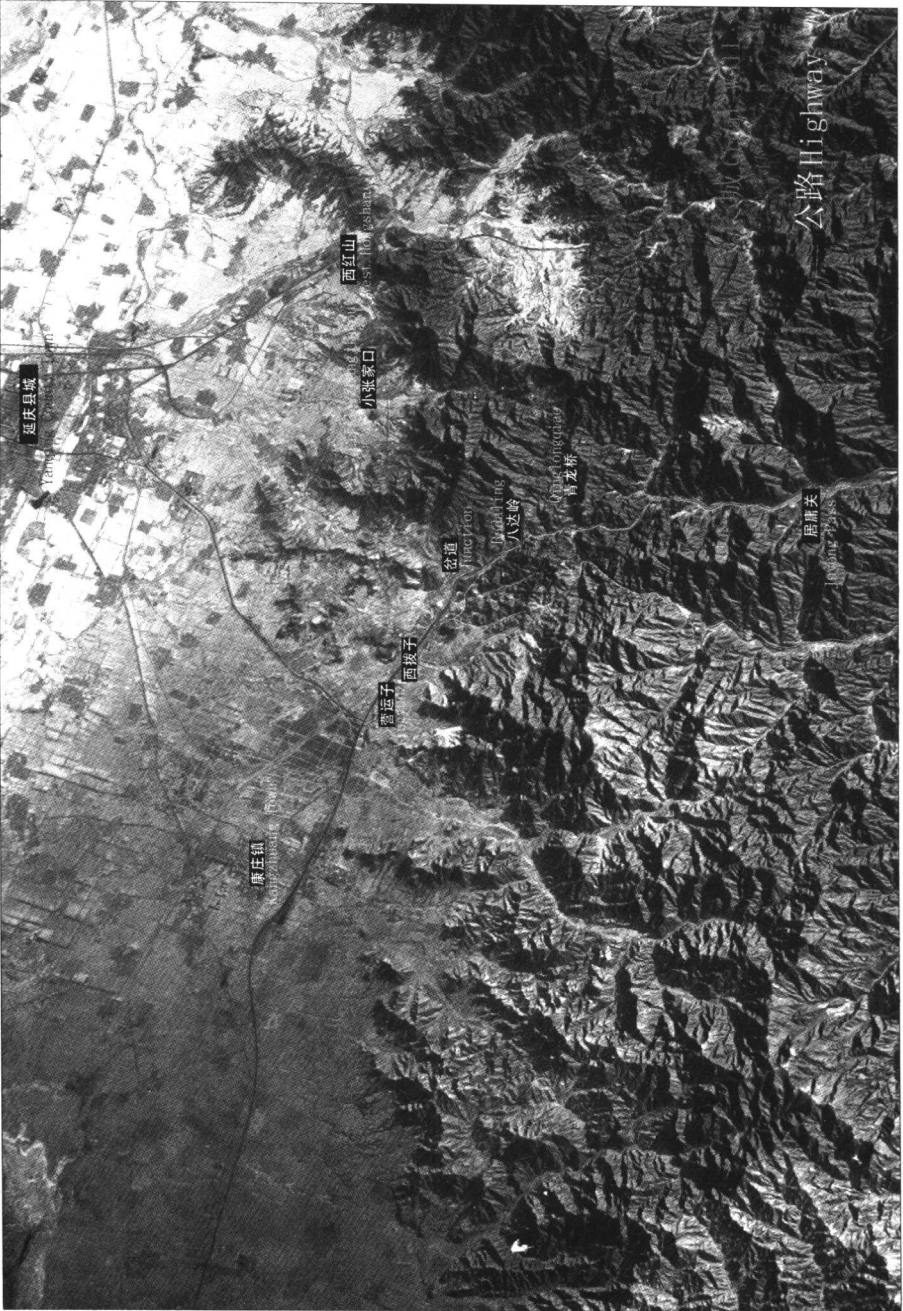
究竟能否看到？

2005年4月19日，我的英文长篇报告发表在《中国日报》，横跨了四个版（当时全报总共十六个版），其中两个整版，头版有综述兼导读，评论版有评论。其实，当时焦立中仍在太空站，他是4月25日返回地球的。据他跟我说，在我决定对外公布调查结果时，他仍有一次飞越长城的机会。但我等不及了，两个多月的采访调查，我一直处于亢奋状态，坐我旁边的同事一定早就腻烦了。还有两个自私的原因：一则我怕被别人抢先，毕竟我没有跟焦立中签订独家协议，他跟我曝光的任何料，也可以向别的媒体披露；其次，我害怕这最后的一个星期临时出现重大新闻，造成我无法全文刊登。

文章刊登后，并没有产生预期的轰动。国内读者估计早就厌倦了这个话题，这次距杨利伟太空行又过了一两年了。一位《京华时报》的记者电话采访了我，写了一篇通稿。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大概是看了这篇通稿，便又质疑起我的动机。其实，我的原稿早已预先回答了他的疑问。我开篇的第一句便是：“长城的伟大，跟能否从太空看到它完全无关。”

太空看长城是一个科学的议题，跟爱国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。但如同所有的传说（即英文的 urban myth），谬误就像杂草一样对于真相毫不畏惧，依然枝叶繁茂。我在网上搜索到拙文的俄语版、德语版等，但面对几百年的美丽错误，简直是螳臂挡车，毫无作用。我后来在长城上询问过好多老外，几乎每人都坚信它是唯一能从太空看到的建筑。

也有人问我：那到底能不能看到呢？我终于想出了一个既简单又准确的答案，那就是：在极度理想的状态下能看到，但事实上几乎不可能。打个比方，一枚硬币掉在一个大花园里，被附近小路上行人看到的可能性非



照片由集立中拍摄，图解由魏成阶所加。因为大气层的关系，原照偏蓝，由魏成阶稍作调整，以接近普通人的观察习惯。

常低，首先它很小，而且很可能被树叶等物挡住，加之硬币周围有很多形状相似的小石片，从远处看几乎一模一样。但是，如果有一个人每天在小路上散步，而且他知道硬币的具体位置，那么他看到的可能性就要大得多。如今有人将石片跟硬币之间的位置关系向他描述出来，那么他应该是最可能看到硬币的人。再如果有一束光打在硬币上，而周围的物体却相对较暗，那就更容易看到了。

在调查中，我找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参照案例，那就是著名的好莱坞标志——HOLLYWOOD 九个大字母，矗立在好莱坞半山腰里，漆成白色，非常显眼，但从太空能肉眼看到吗？美国宇航局为洛杉矶的好莱坞市拍摄了一段精彩的拉近镜头，效果如同电脑特技，但却是实拍的（当然不是人工拍的），发布在好莱坞市的网站上。你一开始“身处”太空，看到的只是美国西海岸的形状；随着镜头的拉近，你逐步区分出洛杉矶（顺便提一下，我对该地区的地理非常熟悉）；再拉近，能分辨出星星点点的建筑；最后镜头落在好莱坞的白色牌子上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镜头扩展至洛杉矶市内后，你才有可能看出好莱坞标志。但你若把这个过程逆向操作，由近推远，那时你知道哪儿是你的寻找物，你的视力和分辨能力就会大大提高。随着镜头的推出，一般人可能已经分不出这道细小白杠跟别的白杠有什么不同，但你依然清楚。一直到画面出现小半个地球，好莱坞的白杠才彻底消失。想一想，跟长城相比，好莱坞标志要短得多，宽度也未必赶得上长城，唯一的优势是跟周围环境反差较大。

最后的疑问

文章发表了，但不等于所有的疑团都解开了。就在4月末，原本考虑刊登中文版的《南方周末》提出了一个问题：为什么焦立中照片中的铁路有一个“人”字形尖角。我答不上来，铁轨都是直的，哪能出现“死胡同”？于是他们没有采用拙文。同年5月份，我陪同《财富》论坛的太太们坐着毛泽东号车头的专列，到长城游览，快到青龙桥站时，火车冲进一个“死坡”，然后滑到“人”字形的另一条铁轨上。我惊呆了。同行的专家满脸